



本月六日早
上三點多鐘，從
上環卜公花園到
荷李活道西街口
這一帶地方，忽
然鬧出一個頗大
的鬼話，原因當時正當深夜，
照理，正是大家好夢方酣的時
候，但因天

從西街開鬼說起

廿七、廿一

有許多人不知
會入夢，忽
然聽見怪叫多聲，還夾雜着
走吶喊，又伴有房屋倒塌，又
像有人打架，吵成一片，連觀
一分鐘有多，在屋裏的人，忙走
出驗視察看，但街上一片漆黑
，在門前宿宿的人，覺得陰風

陣陣，像有百數十人，從卜
公園向西街直奔而下，將到
荷李活道，忽然失其蹤跡，事
後，據普慶坊一個住客說：他
沒有聽見怪聲之前，就有百
多人在卜公花園齊集，怪聲起
後，那班人就向西街方面衝下
去。這真是一個大鬼話了。

這個雖然只是迷信之談，但
人們頗有理由相信卜公花園附
近有一「鬼」，因為在五十年
之前，香港發生空前慘絕的大
瘟疫，而以當地為最劇烈，死
人無算，此其一；在二十多年
前，卜公花園之上的普慶坊，
因為大雨為災，沖塌石壁，觀
時獨有防空洞在下面，把石壁
前面的屋宇全數推倒，死百多
人，此其二；日本軍完全佔領
香港那天晚上，卜公花園側的
太平山更練館，給歹徒搶劫，
槍斃下下，打死一班歹徒，此其
三。五十年來，發生過三件

(上) 驚洋客

事件，容易
使人想起「
鬼」這個字
，假如有了什麼影跡，難免有
人從中推波助瀾，大舞神棍，
原因太平街近西的一截，廟宇
林立，難保沒有人藉鬼神來混
飯吃，故意無中生風，乘機動
募錢財，做些祈禳工作，因而
鬧出這些鬼話。



從西街開鬼說起

客洋驚 (中)

鬼話不鬼話，我們姑且不管，
我們追溯大瘟疫的當年，說起來倒
使人不寒而慄！
時間是距離現在五十多年，就
是一八九四年（陰曆甲午年）從五
月開始，一直蔓延下去，到第二年
即一八九五年，繼續兩年之久，才逐漸消滅，在
顯著方面說，時間是兩年，其實，這一場瘟疫，
一直到一八九七年才完全結束，經過四個年頭之
久，從時間長久這一點上，已經可以
反映出這場瘟疫死人之多了。
這場大瘟疫，其範圍當然是全港
，可是，這場大瘟疫是有一個重點的
，即其重點是在上環，尤其在於今之
卜公花園一帶，由此展開，南面到般
合道，北面到荷里活道，東便到樓梯
街，西面到普仁街，在這範圍以內，
包括現在的榮華合芽菜街，大安全，
荷港，寶源坊，官賢坊，太平山街，
水地巷，四方街，東街，西街，新西
街等等，其範圍是相當廣闊的，因為
當時沒有今天的卜公花園，民房比現
在還要多。

在這一場大瘟疫裏，死人之多，確有「更僕
難數」之慨，根據公私統計，並不一致，一說只
上環一帶已死掉一千人以上，一說當時每一個月
就死掉二千五百人以上，一說整個大瘟疫期內，
共死掉五千多人，其實，這個數目是只在香港方
面計算，離開香港而死在別處的就無法統計，因
為當時人人自危，已不得馬上離開香港，免為瘟
疫惡魔所抓。可是儘管你離開香港，廣州也不免
被瘟疫侵入，不死在廣州，也會死在鄉下，終於
天下無家，實在可以說「死無葬身之地」。



從西街鬧鬼說起

(三)

客洋繁

據上了年紀的人說：當時瘟疫傳佈之速，有如閃電，頃刻之間，死人數十，一個人活活生的活著，轉眼便倒在地上，全身發黑，在屋裏是這樣，在街上也是這樣。兩夫婦今天還恩愛地雙雙對對，明天便會變成孤鵠孤鸞，一家人今天還是樂融融，明天便會變成孤兒寡婦，最恐怖的就是從商店配了藥劑轉回家裏，走到門前自己首先倒斃，有等從病人家裏步出門口的醫生，走不上幾步，自己就倒地不起，還有等搬運屍體的仵工，進屋消毒的衛生工作人員，在工作時就斷送了性命，一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不知命在何時，對於病者，對於死者，都無所措手足，相顧茫然！

當時大家要命，縱使是父子兄弟親戚朋友，都無暇相助，老板與伙計的關係，更無暇理會，所以，當時全港九的商店差不多都張貼起一張表面單簡而內容並不簡陋的字條，寫着「各伴旋鄉，暫停交易」這八個字，因為性命所繫，職業不繼，倒不成問題，大家都收領了那份工錢，也有連工錢都無暇收領就離開了香港，恐恐瘟疫之魔，迫到他身的後邊，據當時估計，全港中國人只有二十萬人左右，不到一個月，離開香港的人，已經有八九萬人之多，幾乎佔全港華僑人口的一半數，也可見當時情形的恐怖緊張到了一個怎麼樣的嚴酷階段了。

香港當局對於這個不可收拾的情勢，自然更加努力，以期迅速遏止，對於病者，自然要送入醫院救治，隔離，對於病者所住的房屋，自然



從西街鬧鬼說起

(四)

客洋繁

大家叫消毒工作做「燻硫磺」，不管家具，也不管衣服，將通閉在室內經過一番「燻硫磺」的手續，然後解放出來，以免病菌沾染在衣服或家具之上，或家裏任何一個角落，留下來傳染別人。這個方法是可以根絕病菌的，可是，大家對於這個消毒方法並不習慣，認為家具和衣服經過消毒之後，就遭毀壞，而且在消毒的時間裏，屋子裏的人，不管好人病人，要完全被送醫院去，加以檢驗，尤覺得騷擾。為了畏懼醫藥衛生當局施行這種手段，若干家裏有了病的人，雖然不是瘟疫，也不敢張揚出去，醫生是秘密請回家裏，藥物是秘密買回家裏，許多從藥店出來的人，都四圍張望了一下，恐怕有政府人員在旁窺伺，一見有人暗隨背後，就不惜多走幾個圈子，然後跑回自己家裏，也有人因為走在別人的背後引起誤會，發生衝突。

雖然大家反對消毒，但主管機關絕不放棄這種撲滅瘟疫的手段，反而執行得更嚴厲，派出更多的防疫工作人員，按戶檢查，分區進行，如果發現某一層樓有染疫而死的或染疫生病的，都馬上執行消毒辦法，如果患的是普通疾病，也切切實實的指導他們怎樣醫治，怎樣防範，一時如火如荼，執行得甚為嚴格。那些染着普通小病的人，心裏已恐慌得是瘟疫，一見有人前來調查，都馬上不敢臥床，勉強裝着沒有患病的樣子，精神較好的都起來走動，精神較差的，都坐落找點小工作做，還過調查人員的目光，有時給調查人員察覺出他們神色不同，也會立即加以診



從西街鬧鬼說起

(五)

客洋驚

港政府當局撲滅瘟疫的辦法，第一件當然是消毒，杜絕傳染，其次則是隔離交通。把發生疫症的地點和沒有疫症的地點完全隔離，使病菌沒法向四處傳播，這是一個相當實際的辦法。在輪船埠內日人常常把發生瘟疫的商店民居封鎖，不許和外界交通，四圍拿鐵線圍住，直至那裏的瘟疫完全撲滅才宣告解除，就是採用這樣的辦法了。當時政府當局看見，瘟疫死的一天比一天多，而因現在下公花園一帶尤其厲害，因之，馬上採取斷然措施，在四方街築建一道圍牆，遮斷交通，使別人無從進入，以免傳染。東街和西街尾死於瘟疫的人更多，那裏雖然不築圍牆，但派駐警察，不許行人接近，然後用動大醫藥人員，在那個範圍以內，從事人命力的搶救，與乎瘟疫的撲滅，因為這聚集中去消滅瘟疫，比較容易辦理。居民在這時期，雖然感到若干地方不大自由，可是，這一舉措對於自己生命的安全，也有極大的裨益，所以也就在極大的忍耐下去遵守這個恐怖的環境了。

因為卜公花園這一區域死於瘟疫的人太多了，雖然斷絕交通，阻止擴大傳染，可是在範圍裏一切可能做傳染媒介的東西，要怎樣處理才可以完全消滅呢？最後，才當當局一面把病人醫治，一面把未病的人保護，所有家具衣服經過消毒，所有房屋也不再容許牠留存，下了一道命令，要把死人最多那些房屋完全毀滅，終於把現在卜公花園那個地基的房屋完全拆為平地，不再



從西街鬧鬼說起

(六)

客洋驚

當時這一拆屋區域裏，有一家古老戲院，叫做同慶戲院，是上環一帶觀衆唯一欣賞廣東戲劇藝術的地方，因為當時還沒有高樓戲園和中央戲院，雖然規模不大，倒也能應付當時的需要，但因為牠建築在瘟疫最厲害的區域之內，縱然不把牠拆下來，也是無用，而且拆得不徹底，恐怕對於撲滅瘟疫工作開了一個漏洞，殊非上算，因之，這一所戲院也就因為瘟疫而給毀滅了。

這個所謂太平山區域拆了房屋之後，而瘟疫又完全撲滅之後，就留下了一塊頗大的曠地，香港當局因為這一區域的民房太多了，對於公共衛生是不大有利的，如果容許人們在這片曠地之上建築房屋，恐怕又鬧出天大的亂子，爲了前車可鑒，爲了防患未然，都沒有理由再建民房，反之，利用這一塊曠地，在人煙稠密的太平山區，建設一所小型公園，倒可以調劑一下污濁的空氣，對於上環一帶居民的健康，不無裨益，因此就在那裏劃出一個相當大的範圍來建設卜公花園，其餘仍准建民房。

在瘟疫的當時，香港的棺材店只可供應平常的需要，如果碰到突發的事件，死亡太多，那末，不但人工不能應付，便是原料也感缺乏。因之，當時的棺材店實在沒有辦法造成那樣多的棺材來埋葬屍體，棺材的老板收入雖然可觀，也不妨存半點欣慰的心，因為人人都有一種不知命在何時的恐怖，料不定死神會否降臨到自己的頭上。主管當局因為沒有埋葬屍體的器具，而疫屍暴露過久也恐怕傳染開去，不是辦法，因而採用大灰白灰把屍體醃藏起來，等候機會下葬。廿七、廿八、



至於瘟疫的原因，說的人也有幾個說法，一說從雲南傳染過來，一說從東三省傳染過來，孰是孰非，不得而知，但兩說都有道理，我們不妨兩說並存，留待後究。

第一說，香港和我粵南，距離約九百英里之遠，中間有廣東廣西兩省隔鄰，做鄰國地，本來不容易傳染過來的，可是，因為交通關係，有幾個交通樞紐地方，做了傳染的橋樑，把瘟疫一步一步的傳遞過來，這次香港瘟疫，就是雲南的傳遞過來，雲南從前常有瘟疫之患，這回首先傳到北海，北海是廣東西

從西街鬧鬼說起

(七)

客洋驚

南來，要經過滇越鐵路，到達越南的海防，從海防到北海，這一跳，跳到北海，大概因為越南在法國人治理之下，防疫工作嚴密，所以雖然傳到越南，也不能為患，而一到北海，就迅速展開，那是一八九三年的事，一八九四年一月，從北海傳到廣州，當時廣州的防疫設備當然也是不堪一擊的，所以迅速蔓延開去。據說這一役廣州瘟疫之患的，大概有十萬人之多。到同年五月，疫患從廣州傳到香港，因為與港距離僅一衣帶水，朝發夕至，而且舟車交通方便，客商每天來往極多，如果防範稍為有了小小的漏洞，疫症便會從廣州侵入。本來，香港在英人治理之下，防疫工作是十二萬分完備的，可是，香港的居民，以中國人為主，中國人的衛生觀念和外國人不同，這是一個防疫工作中的極大的漏洞，因而給疫症侵入香港來，做成大禍，所受害的，也是以中國人為主，不過，這個道理只是事後揣測，還不曾找到具體證明。



都受威脅，上海是四通八達的商埠，自然有莫大危險，果然給東三省的瘟疫侵入，得十分恐怖，人心惶惶，不管有錢人家和沒有錢的人家，生命，到鄉下去的估若干，到外埠去的又估若干，其中一部分，因為北方接近東三省，都不敢去，只有去南方，南方要以香港為最便，而且衛生防疫措施比較完善，到了香港，可繼續找事業做，不會影響生活，因而從上海到香港的，船客客滿，擁擠不堪。

從西街鬧鬼說起

(八)

客洋驚

當時有一隻貨輪，經過上海，卸下貨物，將要開行來港，客船多出來的客，都要求貨船載客，船公司方面對於這一請求，也放寬接納，且備了各種必要的手續之後，特別載客來港，當時客船剩下的客，拖女携男，扶老帶幼，一擁而上，滿面喜容，以為逃去險關，不料由此把瘟疫帶來了香港，使香港變成一個恐怖之島。據說，當時有一隻老鼠，混在那一批搭客的行李裏面，晝伏夜動，沒有給船上人發覺，等到船到香港，搭客陸續上岸，這一隻老鼠，也好像搭客一樣，老實不客氣的施施然登岸，在熙熙攘攘中一起從船上爬到碼頭，從碼頭入商店民居裏去。當時在碼頭上也有人看到那隻老鼠，只是不以為意，因為大家不識老鼠身上會有瘟疫的種子存在，不識得瘟疫的媒介是老鼠，很平常的聽牠竄過，甚至有人以為放生一鼠就積下若干陰功。

第二說，當時東三省方面，發生大瘟疫，死人無算，據說染疫的人數有「一百萬」之多，這祇是一種傳說，但也够反映那一次瘟疫的厲害了。因為死亡太多，瘟疫蔓延開去，凡是與東三省交通的商埠，



不料「上海老鼠」一撤和香港以後，香港的鼠子和牠合流。竭力把疫菌散播開去，釀成空前未有的大瘟疫。

當大瘟疫期中，死於疫症的人，從生病到喪失生命，時間極短，

從西街鬧鬼說起

(九)

客洋驚

目前而我們所說的一樣，只見死者全身發黑，沒有醫學教育和醫學常識的民眾，自然不懂得這是什麼一回事，迷信神鬼的人，反認為是一陣天災，大概是大家做了些對不起天的事情，故而要受天罰，叫瘟疫之魔，下降人寰，一一加以懲罰，於是乎，趨向求神拜佛之一途，作消災解厄之舉，對於如何有效的醫藥，反而沒有空去理會，由此拖延，不但金錢損失的數字一天一天增大，人命損失的數字更一天一天地加上去。

據說，在瘟疫最猖獗的時期，有一個日本醫生叫佐佐木的，在聖尼地城醫院裏悉心研究，發現一種桿狀病菌，認定這是瘟疫的病菌，而這種瘟疫病菌是從老鼠身上散播開去的，散播極其迅速，蔓延極為廣大，因而死人無算。另一方面，香港醫藥衛生當局對於這次瘟疫，也覺得這種瘟疫是叫鼠疫，又叫黑死病，或孩子瘟，屬於急性傳染病之一，其死亡率為百分之六十至九十，這病的潛伏期，大概是三天到七天，其前期是頭痛，發熱，倦怠，惡心等，也有等沒有前驅期的，發病的症狀分為三種：①腺鼠疫：發熱，背痛，手足發僵，淋巴腺腫，最多發者是鼠蹊淋巴腺，大腿上三角部淋巴腺，腋窩頸部腺等，紅腫疼痛，也有破裂流出膿血的。②肺鼠疫：寒戰，發熱咳嗽，氣喘，多數不能挽救。③敗血性鼠疫，全身血液充滿病菌，不待發現而肺部種種病狀就一命嗚呼。

廿七、廿九

(未完)



香港那一次大瘟疫，便屬於上述①②兩種疫症，③種還可以注射大帶抗鼠疫血清。每天注射二次在血裏，就有挽救的希望，不幸那一次疫症屬於①②兩種，沒有特效的方劑來救治，所以死人特多。因為

從西街鬧鬼說起

(十)

客洋驚

沒有特效方劑，只有以最大努力去阻止鼠疫的蔓延，而阻止鼠疫四處傳播的方法，是要厲行滅鼠運動，凡是有老鼠的地方，就要設法把老鼠殲滅，並設法把可以藏鼠的地方填塞起來，使老鼠無法藏匿，然後能夠完全撲滅。為了滅鼠，當時主管機關曾懸紅捕鼠，賞格是每只老鼠賞給港幣兩仙，後來想增加效率，把賞格增加到五仙，因為賞格之下，必有勇夫，老鼠雖然狡猾，也不難給大眾捉光。但是，在這個懸賞捕鼠的運動中，鬧了一個小小的笑話，因為有等狡詐之徒實行趁火打劫，看風見雨，其利甚溥，於是在廣州方面用最賤的價錢去收買死鼠，整批運回香港，假作在香港捕獲的傢伙，向主管當局領賞，這個把戲終於給別人告發，主管當局看見這個懸賞捕鼠辦法，發生毛病，恐怕收不到實效，徒然使狡詐之徒得益，因之馬上把這個懸賞辦法廢止，改向居民廣為宣傳，使大家對於老鼠之害有了認識，然後在各街道的煤氣燈柱或電燈柱的下半部，懸掛起一只老鼠箱，裏邊放些消毒藥水，教居民把捕獲的老鼠弄死，放進老鼠箱裏，不得拋棄在街上，主管方面每天派衛生局工役到各街去收拾死鼠，燒回研碎細菌工作的機關檢驗，如果發現某一個街道的老鼠身上有疫菌，就馬上派人到那街道進行防疫工作，據說收效良好。

廿七、廿九

(未完)



在醫藥衛生各方面工作人員竭力撲滅鼠疫的進展下，鼠疫一天天減少下去了。居民的生命威脅一天天解除起來了，然而，這樣還要時斷時續的拖延到第四個年頭才完全撲滅。恢復舊態，逃避瘟疫的居民看見瘟疫逐漸肅清，不足為慮，這才放心回香港來謀生，而香港當局經過這番疫禍之後，也加強了公共衛生措施，從各方面嚴格使街道房屋公共場所做到十分潔淨，更使居民生命獲得保障了。然而，由於太平山一區的死人無算，雖然劃為平地，改設公園，當時經過其地的人，依然有一種異樣感覺，即迷信鬼神者的有鬼論，使人想毛骨悚然也！

從西街鬧鬼說起

(一十)

驚洋客

性命，死傷十分無辜，一般迷信者也憧憬到那裏有一班厲鬼，

第三件是日軍佔領香港市區那夜，空氣已恐怖，加上四面不時發生呼援的凄厲聲音，突然卜公花園旁邊的太平山更練館發出一串卜卜的槍聲，慘叫聲，呼喝聲，吵成一片不寒而慄的聲音，這聲，有一班匪徒大概十多人就送掉了性命，滿街是血了！這一恐怖，也給人們不少「鬼」的印象。

廿七、廿八、廿九、三十、三十一、